

背起爸爸上学

报告文学

这是一个真实而又催人泪下的故事

中华家庭学校社会教育读本

光明日报出版社



十六岁的李勇面对录取通知书和瘫痪在床无人照料的父亲，毅然卖掉家产，背父求学。



图中为李勇正在“家”——学校附近临时租来的屋子里服侍父亲。





派
系

11

DOC

目 录

深沉的黄土地	1
苦涩的日子	9
欢乐童年	27
最初的不幸	49
母亲的心愿	60
少年的泪	76
黄土地的爱	88
初问人生	99
背父求学	122
黄土地的儿子	148

深沉的黄土地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

这里是东方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争取独立，获得解放的象征。那矗立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铭刻着的是全世界所有祈祷幸福、热爱和平的人们，对付出生命换取和平的英雄们的深深怀念和无限敬仰。

现在，一个来自祖国西北偏僻山村的普通师范学生，站在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上，抚摸着栏杆和鲜红粗大的柱子，在心里默默翻动着中国千年不朽的书页。那记载着智慧、勤劳和光荣的文字，也诉说着这个民族千年来的贫困、落后和苦难，而这个民族所有的优良传统与美德，却成为这些文字中最闪光的诠释，在他开始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就烙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

当他接过那面“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的奖牌时，无声的泪水打湿了他所有质朴的语言。他熟悉贫困，也理解贫困。正是因为贫困，慈祥的父亲卧床十年，忍受痛苦；正是因为贫困，善良勤劳的母亲在她

钟爱的土地上洒完最后一滴汗水，离他而去；也是因为贫困，有多少人泯灭了最原始的良知而追求物质与财富。他想起了白发苍苍的孟志锋老师——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孟老师站在低矮的教室过道里问：“谁懂？”

他站起来说：“老师，我懂！”

他知道那辛苦里面包含的是父亲因疾病折磨的痛苦和母亲流不完的泪水，他知道那辛苦里包含的是父亲站不起来时带给小小家庭多大的不幸。那时候，他的一双手抓紧了那本教给他知识也带给他希望的薄薄的书本。

现在他就站在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上，这个他在语文课本的插页里所熟悉的地方，是他的父亲、母亲、姐姐和白发的老师一生的梦想。他要把这里的一切都记下来，清清楚楚地记下来，回去告诉这些可爱的人们，他见到的北京，见到的天安门，见到的那些林立的高楼和不息的车流。他要回到那个他和父亲租来的“家”里面，照顾父亲，继续读书。他知道，他有一个名叫“庆阳师范”的“大家”，那里的老师和同学会更加精心地照料父亲，即使这样，他也必须尽早赶回去。想到这些，他仿佛看到遥远的大西北黄色的土地，金色的阳光里弥漫着庄稼的气息，而可爱的学校就象一个宁静的院落，被这一切簇拥着，陶醉着，读书的声音快乐地挂在树梢上，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

和美好。在北京的日日夜夜，他说得最多的是西北、甘肃和土窑洞，从人们诧异的目光和疑问的口气里，他知道太多的人只是从书里了解贫困，却不相信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中国大地上，还有居住在窑洞靠天吃饭的人们，他们还要为了生存而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他们甚至想象不出黄土高原腹地的土窑洞与高耸的大楼之间在本质上的天壤之别。

他沉默了。

通过人流和远处层叠的建筑物，他尽力向西边的天际望去，他知道那连绵的群山原野的后面，就是大西北，就是黄土高原和土窑洞，就是他时时牵挂着的父亲、老师和同学们。那里是他今生难舍的家啊！那里从此也是他今世无法放弃的理想和希望！

现在，他就站在这个世人瞩目的地方，瘦小的身影和巨大的人流融于一体。而此刻新闻媒体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出有关这个少年震撼人心的消息。李勇，男，甘肃省宁县人，现年17岁。主要事迹：背父求学，成绩优异。为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特于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授予他“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1996）。”

几乎所有知道李勇故事的人，都被这个孩子超乎常人的坚韧感动了。而所有关心李勇的人，在洒下同情的泪水之后，都献上了自己最真挚最无私的援助。

我们无法相信，人世间所有的不幸会选择这样一

个花季般弱小的少年。每一次面对人们，他只是深情地说着自己的父母和那个温暖的家；对自己，倔强的少年却用很深很深的沉默遮掩了。泪水挂在他瘦削的脸上，他永远也无法忘记，当所有的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帮着他把慈爱的母亲下葬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对于母亲，他这个儿子还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深厚的恩情。

这是一个原本就很温暖很幸福的家。而一夜之间，这个家就坍塌了，于是所有的负荷就压在一个还很稚嫩的脊梁上。每一次和李勇交谈，我们都知道这是在触及一个少年心灵深处的伤痛，思维也因而变得凝重和苦涩。笔者曾在一个大都市的一所重点中学门前目睹过这样上学的情景：学校两旁停满了各种从高级到普通的小轿车，那些父母、祖父母提着各种高级日用品、营养品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学校的大门。一位老师说：“这情景，天天如此。”而我们面前的李勇，却背着父亲踏进学校的大门。一个少年的行动，让我们汗颜之后，更多的是震惊和感动。

一位来自北京年过花甲的老人感动地说：“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孝亲尊长的成语，卧冰求鲤，程门立雪……我们还应该加上一个更为动人的当代成语，那就是‘背父求学’，在追求物质与时尚的当代社会里，我们丢失的东西，却成为这个孩子身上最夺目的闪光点，这应该是陇东的骄傲啊！要写李勇，就应该从这

片土地写起，因为这里是他的根。”

沿着古长城和汹涌的黄河向西，千年的丝绸古道容颜沧桑，似一位执拗的老人，向所有来往的行人讲述着昔日斑斓与辉煌的历史。而婀娜的飞天该以怎样的姿态舞出敦煌，把无限的幸福花瓣撒向人间。陇东犹如一枚花瓣静静地伫立在黄河巨大的“几”字形怀抱里。翻开庆阳方志，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

陇东，因在陇山之东，故称陇东。位于西北黄土高原腹地，周边高，南部地势较低，故有“陇东盆地”之称。河川两岸沟壑纵横，梁峁环绕，但登上坡顶，则是开阔平原，土层深厚，最宜农耕，是庆阳的粮食生产区，历史上曾誉称“陇东粮仓”。

因此，陇东人民有一句引以为荣的民谚，“八百里秦川，不如董志塬边”，言陇东之富庶。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干旱少雨却让这里的父老痛心疾首，人们在怀着无数对未来的美好梦想勤劳创业的时候，贫困却依然是这里无法回避的残酷现实。

悠久的历史曾带给这片土地无限的荣光，先祖的辉煌史诗一样刻在这片庄严的大地上。这里曾是华夏民族最早繁衍生息的地方之一，大约二十万年前人类就在这里从事狩猎和采集活动。五六千年前，先民们已在这块土地上开始了制陶，种植和禽畜饲养。在华

池县的赵家岔村，曾发掘出我国最早出土的第一块旧石器，而这里也作为全国贫困县而榜上有名。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等遗迹，星布其间。这里也曾是华夏始祖轩辕氏的活动区域，周族首领不窋率民族从邠到陇东，在这里“务耕种，行地宜”，“教民稼穡”，“周道之兴始于此”，其时号为“北豳”。而这片土地上不朽的东西，却成为我们民族永恒的美德，读读《诗经·七月》，我们被那些语言折射出来的礼仪之光所折服，后人曾评论道：“上以诚爱下，下以忠利上，养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由此想起了老子的名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应该是陇东大地上最古老最珍贵的财富。

岁月如梭，沧海桑田。翻过这些灿烂与辉煌，陇东这块古老的大地，也曾在中国革命的浩瀚史册上谱写过尤为壮丽的篇章。

一九二五年，宁县进步青年王孝锡在太昌建立了陇东第一个进步组织“青年社”。过了几年，他又建立了党在甘肃的第一个农村支部——中共彬宁支部，宣传革命真理，点燃革命火种。一九三一年九月，刘志丹、谢子长创建了党在甘肃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此后不久，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华池南梁成立。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率中国工农红军进入陇东地区，从而揭开了陇东革命新的篇章。一九三六年冬，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由彭德怀指挥在

环县山城堡进行了著名的“山城堡战役”。从此，坚韧、顽强的陇东人民箪食瓢饮支持抗战。解放战争时期，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间，陇东八县为前线送援慰劳品，粮食一千多万公斤，饲料六百多万公斤，羊一千五百多只，军鞋二十四点六万双，袜子二千多双……那时候，勤劳的陇东人民为了战争的胜利，尽其所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那时候，朴实的陇东人民用自己豪迈的语言，唱着《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十绣金匾》、《边区十唱》和《军民大生产》走进新中国。而现在，我们只有在透视历史之后，才能发现沉默的陇东大地还有它无与伦比的深重的内涵。

面对深沉的黄土地，面对李勇和他的父老乡亲，我们同样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那种一脉相承的“韧”的精神，那种和自然，和现实，和命运顽强抗争的伟大的“韧”的精神。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在秉承这种精神的同时，无疑又弘扬了这块古老的大地上弥足珍贵的美德。

由此人们想起了王孝锡烈士，这个半个多世纪以前李勇的同乡，陇东革命最早的播火者。一九二八年冬天，他用二十六岁的生命在陇东的土塬上写下红色的一个“人”字。他死了，死在一个黑暗社会里闪着寒光的屠刀之下；他死了，却把无限的遗憾留在活着的人们的心里。让我们反复品味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两个字“忠”和“孝”吧！为了大众的幸福王孝锡牺

牲了，他无疑是最忠者，而对于孝，在绝命词里，他理解得多么豪迈与透彻：

“一夕风波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抛闪。

自古英雄多患难，岂独我今然。望爹娘，休把儿挂念，养玉体，度残年，尚有一兄三弟，足供欢颜。儿去也，莫牵连。”

人们只能默默地说，自古忠孝难两全……

面对历史，这无疑是一块深沉雄浑的土地，除了走过王潜夫、范仲淹、李梦阳……这样的伟器英华之外，它还有许多平凡的故事，珍珠般散落在纵横的沟壑深处。那个当年舍身孝母的王孝锡已经死了，而他的名字却刻在陇东土塬上一条普通的川道里，成为教子川，被人们众口传扬。讲述这个故事的是一位老人，他不停地抬起手，抹抹眼角，他说：这王孝锡还活着，就是那个背着他大上学的叫李勇的娃娃……

苦涩的日子

这里是董志塬最东南的边缘，条形的塬地在向南延伸的时候，三面纵横的沟壑便成了它的尽头，小小的坟墓就立在田野中央，显得孤寂而苍凉。越过东边的山岭，马莲河不尽的流水，不息地流淌着，哗哗的流水，流过岁月，流成一支对一位普通农村母亲的永恒的颂歌。

一九五四年的春天，对于赵秀兰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春天：她的母亲流着泪，细细梳理着她枯黄的头发，看着因饥饿而面色焦黄的女儿，她希望用出嫁来改变女儿的命运。唢呐声呜呜咽咽，熬了整整一个早晨的一大锅黄米饭散发出的清香，弥漫了整个院落，也弥漫了赵秀兰的一生。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李勇说，那就是苦命的味儿。在她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那时候爹整天到家对面的沟里凿石头。从早到晚，她都不见爹的影子，只听见叮叮咣咣的声音，一直到晚上，疲惫不堪的父亲才带着满身的石渣儿回家。那时候，她喜欢数爹手上数也数不完的血色水泡。是爹把爽朗的笑声带回这个家，爹坐在油灯旁，搂着女儿，说等他凿完多少多少的石头后，就给女儿

也扯一身和别家的女娃子一样的花衣裳，当然也有娘的。于是她就梦想着爹的叮咛声里的那身花衣裳。花衣裳没有买回来，爹却死了，是被炸崩的石头砸死的。当时，娘搂着她不停地哭，她说她活着就是为了女儿。从此小秀兰就没见母亲笑过。她是在母亲的泪水和不尽的哀伤里长大的。

现在她要离开娘了，她要让娘吃着她换来的一毛口袋的粮食，过几天好日子。她感激娘。爹死了，娘儿俩没了依靠，常被别人欺负。她记得爷爷摸着自己的头对娘说：“带着孩子，另寻个好人家吧……”母亲跪在地上，泪水长流。那时，她还小，不知道什么叫改嫁，一直到跟着母亲来到瓦斜玉家的时候，她才从娘的口里渐渐读懂了什么叫命。

唢呐依旧呜呜咽咽地吹着，她穿着娘用自己的嫁妆为她改做的衣裳，坐在炕中央。

“过去了，不惹老的。”娘拉着她的手说。

“嗯。”

“不惹小的。”

“嗯。”

“身子要勤。吃不穷，穿不穷，不做不动辈辈穷。”

“嗯。”

“凡事忍着，得空回来看看娘。”

她抬起头，看到娘满脸的泪水。从那时起，秀兰

就咬紧了牙，不管怎样，也不能让娘失望。继父从窑洞门口站起来，把烟锅往鞋底上磕磕，她知道该走了。继父是个好人，对秀兰如同亲生的女儿，可那时候，日子苦哇，把秀兰说给对面的永吉村，就是图个近便，一把筷子撒出去了，一碗水倒在了门前，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一首《女望娘》的民歌顿时被唢呐吹得凄凄切切。玉老爹拉着秀兰的娘，抹了一把眼泪。而对于秀兰，她不知道怎样和那个从未见过面的丈夫一起走过这长长的一生。

这年她十五岁。

和妻子赵秀兰比起来，李兴功当时的境遇也好不了多少。高小毕业的他，本来也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梦想，可是面对现实，他所有的一切都破碎了。这个小村庄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迎来了解放。短暂的欢乐过后，一夜之间，他们李家被划为地主。理由很简单，当别人看着这个世界慢慢改变的时候，他那固执的爹发禄老汉却偏把从牙缝里抠下来的铜子，全部用来买了几顷地，然后用力气收获敛聚财富。地被没收了，人也被一次接一次地批斗，面对那些迷茫的面孔，发禄老汉承认自己剥削、压迫别人的“罪行”。本来有着光明前途的大儿子兴功，也被牵连退学，开始接触这带给他“灾难”的土地。书本上的知识离他远去了，他只有拼命地劳动，劳动，以表现自己接受改造的决心。在这个大家里，他是长子，却因读书耽

搁了婚事，面对早已成家的两个弟弟，他这个兄长，开始用智慧的头脑，筹划这个家未来的前途。家是没有了，财产都被没收，几孔窑洞也被充作公用，他们就借住在永吉城里头北边，一个破烂的院子里。结婚了，面对妻子，兴功默默地把所有读过的书本用绳子细细地捆起来，放在僻背的角落里。他要直面现实，那些他在书本上构划的未来，已越来越遥远，课桌、书本变成了他对儿女们唯一的希望，藏在他苦涩的心底。他读过书，却未能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他要为一家人的生计打算，他要改变这个家。等到了自己有儿女的时候，他要把自己半途而废的读书梦想变成现实，无论世界怎么改变，他也要让子女一一走进宽敞明亮的教室。现在他回来了，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庄稼汉，但对农活，他却显得无知而茫然。他不会种，也不会收，不会扬场打碾，不会犁地摇耒，会的只是写写算算。看到这样子，农业社也没为难这个“地主”的儿子，就把他派到队里的饲养场，当了一名有知识的饲养员。那些牛羊骡马从此走进了兴功的世界，成为他一生的事业。除了喂牲口，慢慢地他还负责社里牲口的买进卖出，一则因为他读过书，见过世面，二则因为他能写会算，不是个“睁眼瞎子”。从此，他就陕北、甘南、青海、宁夏到处走，为农业社里买牲口就成了他这个农民的主要任务。也就是从那时起，家里的农活，都压在了秀兰的肩上。

美好的生活刚开头没几天，就到了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一声号令，也走进这个偏僻落后的村庄。村里成立了砸锅队、伐树队、炼钢队，除了干活的农具，几乎所有的铁器都被投进熊熊的炉火，炼成铁坯了。永吉沟里，原来那一洼一洼，一川一川遮天的大树被伐了，庄前屋后的小树被伐了，秀兰辛辛苦苦栽种的果树也未能幸免。这是运动，秀兰知道，谁也讲不清这个理。锅被砸了，风箱化成了炉火，一家老小也和大伙儿一样吃食堂。风风火火一阵子之后，大家才发现，食堂的饭也照样吃得人半饥不饱，日子越过越艰难。就在这时候，大儿子出世了。虽然生活里有无穷的苦难，但儿子的出世，却给这个家庭带来了说不完的欢乐。婴儿啼哭声时时穿透破败的院落，把无限的喜悦洒满刚做了母亲还瘦弱不堪的秀兰的心房。为了儿子，她白天劳动，把自己那份少得可怜也稀得寒酸的口粮省下来，喂给儿子。儿子乐，她也乐。兴功依然天南地北贩牲口，丢下秀兰一个人担惊受怕。儿子刚过半岁的一天，兴功又下了甘南，秀兰干了一天活，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儿子，没进门，就听见儿子的哭声。她一把搂起儿子，一摸，火烧火燎的，秀兰的心一沉，娃病了，这可咋好。到卫生所，天黑了，医生早就走了。看着儿子，秀兰啪嗒啪嗒就落了泪。她想起娘说的治月娃子发烧的土方，就赶紧起身，找东找西，好歹把熬好的汤水给儿子喝下去。她